

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11

中國文學的由舊到新

陳敬之著

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

陳敬之著

中國文學的由「舊」到「新」

成文出版社印行

## 中國文學的由「舊」到「新」

定價 新台幣貳伍伍拾元整

版權所有



翻印必究

作者：陳敬助

出版者：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

發行人：黃成

發行所：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三段一號十二樓

電話：3916416 (五線)

郵政劃撥帳號 14447 號 (全省通用)

印刷者：四維印刷廠有限公司

臺北縣板橋市長江路二段三一〇號

電話：9518914

初版：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六月十五日  
登記證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業字第 1143 號

#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

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 
第二輯

## 編輯委員——

尹雪曼 周錦 姚朋

孫如陵 孫陵 夏志清

夏鐵肩 陳紀澄 黃章明

葛浩文 趙友培 錢江潮

(依姓氏筆劃排列)

- 
- ⑪ 中國文學的由「舊」到「新」
  - ⑫ 中國新詩集編目
  - ⑬ 鼎盛時期的新小說
  - ⑭ 中國新文學的誕生
  - ⑮ 「圍城」研究
  - ⑯ 首創民族主義文藝的「南社」
  - ⑰ 中國現代散文集編目
  - ⑱ 現代文學早期的女作家
  - ⑲ 北伐前後的新詩作家和作品
  - ⑳ 中國現代小說編目

陳敬之著  
林煥彰編  
尹雪曼著  
周錦著  
陳敬之著  
周麗麗編  
陳敬之著  
周舒蘭著  
周錦編

11W(19) 17

#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編印緣起

中國新文學運動，是隨着中華民國的誕生而來。儘管後來有着各種文藝思潮的激盪以及少數作家思想的變遷，但中國現代文學却都是在國民政府的呵護下成長茁壯的，所以絕不能因為民國三十八年的政治原因而形成中斷。

無可否認，民國三十八年之前新文學的作家和作品中，有些是左傾的，然而比例畢竟很小，我們不能因了這些而忽略全部。我們的政府是中華民國正統的政府，我們當代文學是新文學的一線相承，我們對新文學發展的史料應該有總的整理和全盤的瞭解，進而作批判性的接收，纔能充實當代文學，並規劃出未來發展的美麗藍圖。

我們編印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，就是為了這樣一個目的。

## 本書作者

陳敬之，民國元年（一九一—）出生於湖南省衡山縣。早年從事教育及地方行政工作，由於公務繁冗，雖喜愛文學，亦僅限於閱讀。

來臺後，一直致力近代史的整理和研究，因此能於中國現代文學作廣泛探討。三十年來，先後發表有關論文八十餘篇，文字一百四十餘萬，自這一方面觀察，是當代研究中國新文學最勤的人。

他的著述，雖然偏向概論性質，但對於尚在起步階段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，仍舊具有不可忽視的成就與貢獻。

過去發表文字，大部分使用本名外，尚有筆名陳三、胖僧、敬園、太慈生等。

本書作者

## 本書題記

研究中國現代文學，絕不能完全丟開具有兩千多年歷史的古典文學。但是，一般的文學史，不涉及現代文學，而新文學史，又沒有古典文學的討論。兩者截然分開，對於研究工作是有妨礙的。

本書依着各類文體，分別從古典到現代加以連串，並作順序的討論，可以藉此看出發展的全貌。

因此，本書也是一部綜合了新舊文學的分類文學簡史。

# 目 次

## 從舊詩的演變談到新詩的發展

- 一、最早的詩歌總集——詩經……………一
- 二、楚辭的創作和樂府的產生……………九
- 三、古風與近體詩的暢行……………一八
- 四、新體詩的應運而起……………二七
- 五、新詩的演變和沒落……………三三

## 從舊小說的演變談到新小說的發展

- 一、中國古代的神話和傳說……………四五

二、魏晉六朝的筆記小說.....	四九
三、唐代與詩歌媲美的傳奇.....	五三
四、盛行一時的宋元平話.....	六一
五、明清章回小說的一枝獨秀.....	六八
六、中國舊小說之冠的紅樓夢.....	七三
七、新小說的誕生.....	八〇
八、新小說發展中的逆流.....	八六
從舊散文的演變談到新散文的發展	
一、先從舊散文說起.....	九一
二、新散文所以發達的原因.....	九九
三、新散文的說理抒情和載道言志.....	一〇九
四、新散文的現在和未來.....	一一五
從舊戲劇的演進談到新戲劇的發展	
一、中國戲劇的古老型態.....	一一一

目  
次

二、宋代戲劇	一二八
三、元代雜劇	一四四
四、明代傳奇	一五九
五、清代的崑曲與皮黃	一七一
六、春柳社與新戲劇	一八六
七、五四時期的新戲劇	一九一
八、新戲劇的發展	一九二
九、抗戰以後的戲劇運動	一〇九

# 從舊詩的演變談到新詩的發展

## 一、最早的詩歌總集——詩經

我國的詩歌，雖然源遠流長，而且它的發生也較之散文爲早，但自它的總結成書而言，則是始於周代的詩經。

儘管後來由於殷契的出土（即時人所稱的「甲骨文」，光緒二十五年在河南省安陽縣發現），證明了殷代文獻的可信；但是若從先民的詩歌來說，像散見於古代各書中的殷商以前的人的作品，諸如禮記所載的神農的「蜡辭」，吳越春秋所載的黃帝的「斷竹歌」、帝王世紀所載的「擊壤歌」，列子所載的「康衢謠」、孔子家語和尸子所載的「南風歌」、尚書大傳所載的「卿雲歌」、偽古文尚書所載的「五子歌」、以及呂氏春秋

所載的「葛天氏之歌」等等，是否都確係原始作品而非出諸後人的偽託，則迄今仍然沒有可靠的結論。所以文學史家都承認此一時代為傳疑文學時代。我們如果根據這些存錄的作品，來論定其風格和對後世詩歌的流變與影響，將是一件可笑的事情。故這些作品的存錄，我們認為證明了如此的一件史實，即在這漫長的時代裏，先民的詩歌創作活動，不但早已發生了，而且還滋長茁壯，日甚一日。所以我國信而可徵的第一部最早的詩歌總集，當然要算詩經。

「詩經」本來的名稱只叫做「詩」，到漢代列入「五經」裏，這才稱「經」，後世就沿用起來。這一部不僅在中國，即在世界文學史上也占有最重要地位的詩集，是把從公元前十二世紀到公元前七世紀（即自西周初年起到春秋中期止），這幾近六百年之間的許多優秀詩歌和民謡加以蒐羅的一種總結晶。據說原有三千餘篇，及至孔子，去其重複，取其可以施於禮義被之管弦者，得三百一十一篇。後因秦火，亡失六篇，故僅存三百零五篇。這是贊成孔子刪詩者的說法，但也有反對此一說法的。

至於就這三百零五篇的作者而言，其中除了極少數的所謂「家父作誦，以究王訥」、「寺人孟子，作爲此詩」、「吉甫作誦，其詩孔碩」等等以外，餘則均不可考。不過

自作者的地域來說，則因其所詠多在黃河流域一帶，而僅間及於江漢，故知詩經實爲中國北方文學的代表作品。其所以如此，根據禮記王制篇所說：

天子五年一巡守，覲諸侯，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。

則更可知這些來自不同地域、不同國家的詩篇，乃是周天子以長治的力量和組織，設有採詩之官，而加以採集的。

自來對詩經有「六義」、「四始」之說。所謂「六義」，即「風」、「雅」、「頌」、「賦」、「比」、「興」。前三者是詩的體裁。所謂「風」，亦稱「國風」，涵有風化、風刺、風俗等意義，多詠一人之事，作者爲田夫野老。宋朱熹則以爲是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。所謂「雅」，乃言王政之所由興廢。因政有小大，故雅亦有小大，多詠天下之事，作者爲王室的公卿大夫。朱熹則以爲是燕享朝會公卿大夫之作。所謂「頌」，乃「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告於神明」，因而製作的歌曲。朱熹則以爲是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。詩經內容的分類亦既如此，故從它的旨趣說，「風」和「雅」是有美有刺的，「頌」是有美無刺的。「風」重在抒寫民間的情緒，「雅」、「頌」重在表達廟堂的禮儀。以詩風格說，「風」多溫柔委婉纏綿悱惻之音，「雅」多樸實典麗悲壯蒼涼

之辭，「頌」則爲虔誠齋敬肅穆恬靜之作。由是而知詩經一書所包括的詩，如以現代術語釋之，實是兼備抒情詩、社會詩和宗教詩三者之長而一併集其大成的了。至於後三者則是詩的作法。所謂「賦」，是「鋪陳其事，而直言之」，爲純粹的敘述方法。所謂「比」，是以彼比此，喻其情事，爲純粹的比喻方法。所謂「興」，是託物興起，抒寫情意，爲前半用比，後半用賦的作法。近人章炳麟曾作「六詩說」，以爲詩經裏的賦、比、興，早已被刪，所以傳到今天的毛詩只有風、雅、頌三種。這可能是一種所謂「想當然耳」的說法。因爲賦、比、興只是詩的表現形式或寫法，而並不是詩的種類。

此外，所謂「四始」之說，則是指「關雎」爲「風」之始，「鹿鳴」爲「小雅」之始，「文王」爲「大雅」之始，「清廟」爲「頌」之始。

前文曾約略提到有人反對孔子刪詩的說法，像這類屬於文學史上的專門問題，這兒雖可略而不論，但孔子曾致力於詩經的研究和鼓吹，則是無可否認的。在他的「論語」上曾一再提到。

……不學詩，無以言。

——詩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「詩無邪」。

——詩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羣，可以怨。

——誦詩三百，授之政，不達；使於四方，不能專對，雖多亦奚以爲？  
基於孔子對詩經所作這一連串的研究和鼓吹所發生的影響，於是使得詩經從此在後人的心目中，不但被認為是一部神秘的經典；而同時也被認為是一部與「修身齊家」甚至於與「治國平天下」都有莫大關係的聖書。所以到了漢初，便把它和尚書、周易、禮記，春秋四書並列，而併稱之爲「五經」。迄於東漢的衛宏，又起而爲毛詩作序（即世稱「詩序」），並在序中如此強調：

正得失，動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乎於詩。先王以是正夫婦，成孝敬，厚人倫，  
美教化，移風俗。

於是從此詩經就更成爲一部萬應萬能的無價寶典了。因此之故，所以後世的詩經研究者，便都被這一些聖訓賢謨以至所謂「六義」「四始」之說所蔽，因而把它當做一部「儒教真詮」去研究。無論在註釋上，在疏證上，以至在體認上，只知從其中去尋求合乎治道的義理，而忽略了詩歌本身的文藝價值，不是把詩經的涵義誇張和渲染得如何嚴肅而神聖，便是把它的原旨曲解和附會得至於使人感到可笑。例如分明是寫些相思和戀

愛的詩，而他們則偏要說是「美后妃之德」；分明是抒寫男女間歡樂的熱情，而他們則偏要拿禮法道德來解釋。馴至根據禮記經解上所說這樣幾句話：

入其國，其教可知也；其爲人溫柔敦厚，詩教也。

認爲這是詩經最大的特色而爲之服膺勿忘，這實在是一個最可笑的迷誤！

我們知道，詩經只是一部歌謡，其中除了小部分出自文人雅士的手筆外，大部分都是民間無名氏唱的俚俗歌兒，他們之所以有此作，正如毛詩大序所說：

情動於中而形於言，言之不足故嗟嘆之，嗟嘆之不足故歌詠之。

這已充分的爲我們說明了詩歌之所由興，乃是人類情感的自由表現，亦即合乎自然音響節奏的咨嗟詠歎。而自詩經裏面的詩來說，則正復如此。由是而知它們並沒有包含着什麼深奧的哲理，也沒有多少倫理道德的意味。換句話說，也就是它們的價值並不在於所謂「思無邪」，它們的特色也不在於所謂「溫柔敦厚」，而它們的價值和特色，乃在於它們本身所含蘊的意境與所表現的風格。當然我們也應該承認在詩經裏面確有不少屬於所謂「思無邪」和「溫柔敦厚」這一類性質的詩，但這決不是全部。即如詩經裏面那許多抒寫情慾的所謂「淫風」，以言「溫柔」則有之，以言「敦厚」則未之有也，

以言「思無邪」，則更是「牛頭不對馬嘴」。至於「碩鼠，碩鼠，無食我黍」，及「苦之華」的「知我如此，不如無生」等詩，其悲憤激越，情見乎辭，則尤與「溫柔敦厚」之旨大相刺謬。儘管如此，可是這些詩却並不因此而喪失其價值和特色。由此，足證「詩三百」，並不是「詩無邪」三個字即可「一言以蔽之」，而「溫柔敦厚」四個字也決不能成爲「詩教」。職是之故，所以我們爲了要建設詩經的新藝術觀，便只有站在純文學的立場，跳越出古人一切謬誤觀點的圈兒而不爲其所囿，並進而運用「虛心涵泳、切己體察」的方法，去研究它，去理解它，逐漸使它回復了本來的歌謠面目，而後我們當不難瞭然於它的最高的文藝價值和特色的所在。

顧炎武在「日知錄」中曾指出：

後世詩文之造意、用韵、遣詞、謀篇、句法，皆出於詩經。

由此，顯見詩經之所以被追溯爲中國文學之祖，實由於它在形式和內容上確已做到了「有美皆備，無善不臻」的境地的緣故。而它在文學上所具有的最高價值和所顯示的最大特色，於此概可想見。其他且不俱論，即從詩經的句法來說，其對於後來詩歌的貢獻之大與影響之深，也有許多值得爲之大書特書的。我們知道，詩經中的詩歌，在整體